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漂流岁月

（维吾尔族）麦麦提明·吾守尔 / 著

（维吾尔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 译
多力昆·依克木

作家出版社

漂流岁月

(维吾尔族) 麦麦提明·吾守尔 / 著

(维吾尔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 译
多力昆·依克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流岁月 / 麦麦提明·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多力坤·依克木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8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9151-1

I. ①漂…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852 号

漂流岁月

作 者: 麦麦提明·吾守尔

译 者: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多力坤·依克木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李 夏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05 千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51-1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目 录

第一部分 穆扎特之路

第一章 给儿娶媳趣谈多	3
第二章 让儿出逃	12
第三章 圣地游	20
第四章 好汉赛麦提	27
第五章 走向伊犁	38
第六章 说书人乌麦尔	49
第七章 伊犁的四座麻扎	58
第八章 神秘的察布查尔麻扎	65
第九章 玉山钱少爷	75
第十章 撒旦	89
第十一章 莫砍树	105
第十二章 扎木台	116
第十三章 库干	124
第十四章 赌场	132

第二部分 冰达坂

第十五章 古道	143
第十六章 乌鸦	149

第十七章	山雾	159
第十八章	冰达坂上的巴扎	169
第十九章	天界	177
第二十章	梦	185
第二十一章	希帕力克	193
第二十二章	井	200
第二十三章	在托格拉苏	207
第二十四章	奇丽大地	216
第二十五章	花母马客店	225
第二十六章	肖塔	233
第二十七章	库万的烦恼	242
第二十八章	在喀拉库勒	251

第三部分 木筏工

第二十九章	角力喀拉库勒	265
第三十章	出筏初夜	277
第三十一章	在阿格雅孜	290
第三十二章	山花别样鲜	299
第三十三章	在阔乌达	308
第三十四章	险过麦迪阳	315
第三十五章	二闯鬼门关	324
第三十六章	拜什萨拉	332
第三十七章	古城白酒	340
第三十八章	伊河大桥	349
第三十九章	金戒指	357

第四部分 难忘喀普察盖

第四十章 白房子	369
第四十一章 在路上	375
第四十二章 亚马套	381
第四十三章 再返喀拉库勒	387
第四十四章 我不砍树	392
第四十五章 后生可畏	401
第四十六章 铁环—钢丝	408
第四十七章 通河小道	415
第四十八章 喀普察盖	423
第四十九章 巴音托海	431
第五十章 找寻故友	436
第五十一章 雕像	445
第五十二章 婚礼还是乃孜尔	453
第五十三章 重归故里	462
第五十四章 遗书	469

第一部分

穆扎特之路

•

说一说伊犁之路
让世人听我讲述
无奈者背井离乡
蛇蝎之辈好狠毒

——民间歌谣

第一章

给儿娶媳趣谈多

在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村落，让人瞠目结舌。当你行走在四野被大小沙丘环绕的碎石滩和漫漫沙土路上时，你会突然看到前方隐约有一个绿树掩映的乡村，无论是旅途劳顿的人或驴马等牲畜都会加快行进的速度。因为那里有供路人歇脚睡觉的绿荫和足以让牲畜们吃饱喝足的绿草清水。离开大路，沿着某一条无水的干渠边的旁道前行，便可以走到那个乡村。每当洪水来袭之时，这条渠便会水漫两堤，就像柯尔克孜人的米酒泛起白沫，浇透村里所有的土地……墙皮已经脱落，露出木料和土坯的老墙，门板已经变形倾斜的农家土屋，屋后觅食的鸡群，悠闲地卧在大桑树阴凉处反刍的牛，欢天喜地在土路上玩耍的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矮墙后面依稀可见的果树，像羞涩的少女一样躲在绿叶后面偷窥的苹果、石榴，位于村头或中央的池塘舒展地静卧在那里，寂静的天空中缓缓流动的白云倒映在水面，这一切都会给你带来恬静安逸的感觉。你会不知不觉停下脚步，想坐在路边上不知什么时候被哪位农夫弄来搁在那里，并早已被人们的屁股磨光了的木料上歇歇脚。这时，把裙摆合拢在一只手中，弯腰从池塘里取水的美丽乡村少女，毫无疑问会吸引你的目光。当姑娘从池塘里拎起满满一桶水时，那些在池塘边用枝条与轻轻的水波窃窃私语的垂柳似乎也直起了身子，躲在叶子后面打盹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起来。姑娘的水桶在水面荡起的环形水波一直扩散到池塘彼岸，从水桶壁上滑落的水珠仿佛形成了无数道彩虹。当姑

娘把扁担担在肩头，迈着轻盈的脚步离开时，不知为何，人们总会有一种想要放声歌唱的欲望……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简单而淳朴、那么的美丽而温馨。天底下有如此仙境，为何人们还是要筑建起令人窒息的城市，拥挤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点的确令人费解。

这个乡村的一头连着田野。一位头戴白色瓜皮帽的青年农民正在往地里撒灰。这一带的农民常用这种方法灭虫。他们会将炉灰顺风抛撒起来，呛鼻的炉灰会顺风落在作物的叶面上，形成一层保护层，从而防止害虫繁衍。任何一本书中都没有这种记载。这是农民们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总结出的一种经验，也是没有被写在书里的知识。

正在扬灰的农夫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白土布衬衫，腰上绑了一根草绳，他脚下滚烫的土没过了他的脚踝，黑乎乎脚跟裂开了许多深深的口子。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地道的贫民。他把手中的木锹插在面前的灰里，紧了紧绑在腰部的草绳，然后硕大的手横在眉头，遮住焦灼的阳光，朝四处望了望。太阳正在烧烤着周围的一切。有几个农民零星点缀在开阔的田野里弯腰忙着什么。几头驴正在田边的土里打滚，扬起厚厚的尘土，像云一样飘散出去……打算歇息片刻的那位农夫用一块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沿着田埂一直走到村头的池塘边。那里的确有一片阴凉，年轻人捧起池塘里的水连喝几口，又洗了把脸，用衬衣的一角擦去脸上的水迹后，便来到池塘边的大柳树下舒展地躺下，闭上双眼想心事。

这位小伙子名叫赛麦提。那些日子里，赛麦提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便浮现出继父的身影。他的生父早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根本无法干地里的活儿，只好改嫁给了村上一个叫派祖拉的人，并先后有了两个儿子。赛麦提的这位继父是个性情古怪之人，他总是骑上一匹好马到处游逛，诸如叼羊和摔跤场所准有他的身影。他中等身材，留着粗短的唇须，也是个出了名的摔跤手，根本不管家里的任何事。他一鞭子出去，连人带马数日不见踪影。于是乎，

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几年下来便让他挥霍一空，家境变得极度贫困，地里的农活理所当然地落在麦麦提和赛麦提兄弟俩身上了。

在这里，女孩子十二三岁、男孩子十四五岁就可以成家过日子了。赛麦提的哥哥麦麦提都快二十了，可继父想都没想过要给他娶媳妇。后来有一天，麦麦提赌气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夏季，从山那边下来的泥水沿着大渠流进村里，朝村里的田野涌去，只是在流经村里某一农家果园旁时突然消失，又从某个地方冒出来。在炎炎夏日里，这一渠水给村里带来格外的凉爽和舒适。打村边经过的一条土路一直伸向远方，偶尔会有一些赶驴或赶骆驼的人经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铜铃声。听大人们说，只要沿着那条路一直走下去，翻越险峻的高山，跨过急流险滩，便可以到达一片神奇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界……每当夜深人静，孩提时的赛麦提和哥哥便透过天窗，遥望那些在夜空闪烁的星星，听着从那条土路那边传来的铜铃声。这是他俩最高兴的事。星夜，过客们唱的那些歌像悠柔神奇的催眠曲，让他们儿时的思绪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的马儿走在前方

鞭子随它而去

我本不想离开家乡

只因痛苦逼我离去

我已经备好马鞍

可就是没有缰绳

孤苦始终陪伴我

可惜我没有父母双亲

安拉，安拉，好巴拉（孩子）

天上的月亮是巴拉
离家的孩子好孤独
泥头泥身苦巴拉

赛麦提的哥哥正是沿着那条土路，跟随一支驼队而去。于是，家里家外的所有苦活都落在了赛麦提的肩上。他也想过走哥哥的路，可就是不忍心丢下妈妈。有时他生继父的气，同时也跟妈妈红脸。每当此时，那派祖拉阿訇心里暗想，莫非这个吃白食的家伙也想娶媳妇了？

说真的，近些日子，有个常到池塘挑水的姑娘烫着了赛麦提的心。可那姑娘是否也对赛麦提有意，那就不得而知。反正只要那姑娘挑着扁担出现时，赛麦提便会觉得白天更亮了。姑娘在土路上留下一串芬芳的足迹，脚下腾起的细土仿佛是一朵朵色彩缤纷的花朵。赛麦提的目光不由得随着姑娘远去的身影游离出去。可是没过多久，那姑娘便远嫁他乡了。

“派祖拉阿訇，赛麦提该成家了。”每当夜晚，母亲常在丈夫耳边低语。

“你什么意思？”派祖拉吃惊地问：“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见他总是望着邻居家的女孩背影发呆。”

“嗨，没有，赛麦提还小呢。”

“还小？咱总说他小，别哪天学他哥哥跑了。”

“可我还是觉得赛麦提小啊，能把一个家撑起来，让屋顶的黑烟囟冒起炊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罢，我先试他一试。”

正值麦浪翻滚之际，浓浓的绿色盛开在乡村田野，赛麦提将裤管一直卷到大腿根上，肩扛砍土曼，几乎是来回跑动地在地里浇水。他打开一些入水口，又用泥土夯实某些土埂。将一股水流引向麦田之后，他才放心地放下砍土曼，抬头向远处望去。只见有人从村子那边赶马而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继父，于是赛麦提继续干活。

“喂，赛麦提，快过来！”临到近处，派祖拉阿訇喊道。

“什么事？爸爸，我正在给麦田浇水呢。”

“就一句话，等我说完，你再干。”

赛麦提察觉父亲像是有气，心想这人又怎么了？对了，昨晚我好像对朋友们说继父根本没想过要给我成亲，我也想和哥哥一样远走他乡。莫非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了？

还没等赛麦提理出头绪，继父就已经赶到麦田边了。他勒马在田边的土路上停下来，翻身下马。

“你怎么还愣着？”

“来啦，来啦！”赛麦提赶忙走出麦田。

“快把腰带绑上！”

“干吗？”

“摔跤！”

“啊？咱俩？”

“对了，是咱俩。”

“得了吧，哪有父子俩摔跤的？”

“这里就有，你马上就可以看到。”

“我不能和您摔跤。”

说完，赛麦提蹲坐在土路边。

“快站起来！”派祖拉扯着赛麦提前胸，一把将他拽了起来说：“你难道没有摔过跤吗？”

“摔过，我还赢过磨坊主的肥胖儿子呢。”

“那好哇，让我也见识一下你的本事。”

于是，父子俩就在土路上扭在了一起。一上来，派祖拉一把将儿子掀翻在地，说了句你还嫩着呢之后翻身上马，头也没回，扬鞭而去。赛麦提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傻愣愣地望着继父远去的身影。

到了晚上，赛麦提把发生的事讲给朋友们听，大伙都很惊讶。

“父子俩摔跤，成何体统？”

“说你还嫩呢，他是不是打算带你去某个地方比赛？”

“听着，伙计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一个小伙子说：“派祖拉阿訇心里好像在盘算着什么，说不定他正打算给赛麦提娶媳妇呢。”

“就算有这打算，那也不该和他摔跤呀！”

“虽说是继父，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人。婚嫁又不是小事，那可是一生的大事。任何一个父亲都会试探一下儿子是否已经长大。他一看赛麦提一下就被摔倒了，肯定会把赛麦提当成瓜蛋子啦！”

小伙子们全都笑了。

“赛麦提，你不也够狠的吗？论手劲你比谁都厉害，怎么就败了呢？”

“兴许人家让了父亲一把。”

“看来咱们以后还得学学摔跤呢。”

大伙说说笑笑，一直到了很晚。

第二年，正是麦收旺季，周围的一切使太阳烧得更旺。各家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沿着田边的树荫，肩扛着茶葫芦往麦田赶路。偶尔吹过的一缕热风，把女人的头发轻轻吹起来，从她们的裙摆处嬉戏而过。赛麦提则埋头收割。他的继父再次骑马出现在烈焰蒸腾的土路上。

“喂，赛麦提！”他喊了一声。

“什么事？爸爸！”

“快过来。”

“要把腰带系上吗？”

“那当然！”

赛麦提扔掉镰刀，绑紧了腰带，来到土路上，与父亲再次交手。他扎稳脚跟，使足了劲，运足了气，但还是没有抵过父亲。派祖拉阿訇双手钳住赛麦提的腰带，往里一收，单腿一绊，就把赛麦提掀翻在地。收手后，他再次撂了一句“你还生着呢”后，一个箭步上马离去了。

村里的伙计们听了，哗然大笑。

“你这傻瓜，你连你老爸都弄不过，怎么应付你老婆？”

“我又不和老婆在家玩摔跤。”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碰上个老实点的老婆也就罢了，你要是落到厉害点的女人手里，哈哈，那就别提了……”

“厉害了又能把我怎样？”

“还能怎样，”还是那个年龄稍大点的小男人，他曾结过两次婚，见过些世面，他接着说：“你要跟老婆过好了，那夫妻生活可就甜了，什么都比不上。可如果你摊上个厉害的，跟她又没过好，嗯！真主保佑，她会骑在你身上，那一顿肉捶还不算完，她会把你的裤子塞给你，一脚把你踢出家门。”

“就是！”另一个小伙子也赞同地说：“以前有一个名叫塔亚洪的哥们儿，他父亲为了地里多一个好帮手，给他娶了一个力气十足的老婆。有一天在地里，我们哥儿几个拿他开涮，问他如果和老婆摔跤的话谁会赢，他自个儿也有点呆。他说当然能把她摔倒！我们便怂恿他和他老婆在地里摔跤。塔亚洪便高喊：‘喂，老婆子，快过来！’他老婆走过来立在他面前问：‘什么事？’塔亚洪二话没说，上来就抱住老婆左右晃了晃，他老婆纹丝未动。那女人只说了句：‘这男人想干什么！’便一把抓住丈夫的腰带，绕了一圈后甩了出去，塔亚洪直接滚到了一旁的土坑里。从那以后，塔亚洪有两个月都没直起腰来。现在的塔亚洪，只要他老婆喊他，他会不惜停了正在进行的乃麻孜（礼拜），眨眼工夫应声出现在老婆面前。”

村里有一位名叫艾塔洪的人，年轻时当过兵，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曾是哥老会的成员，学过些武术。直到四十岁，他还驰骋于摔跤和武术比赛场上，可谓久经沙场。如今的艾塔洪见到村里那些有几分气力和架势的年轻人，心里总会暗自欣喜。他偶尔也为那些年轻人过着白天在地里与尘土较量，晚上抱着老婆疯狂的生活感到惋惜。他很想给他们传授技艺，哪怕有一个也行。听说赛麦提和他继父之间发生的事情后，艾塔洪老人笑了，有一天，他把赛麦提叫到身边。

“孩子，你可不能生你爸爸的气。”老人语重心长地说：“过夫妻生活没那么容易，难免会有好歹之日，你爸爸只是想试探你的骨头是否硬了，我来给你教一教摔跤的技巧。”

从那天开始，赛麦提开始跟艾塔洪老人学起了摔跤。

“光有蛮力是不够的。”艾塔洪老人说：“世上有气力而无技巧之人太多了。”

老人用心教赛麦提摔跤、武术及拳术。赛麦提只要一有空就去找艾塔洪老人。又过了一两年，赛麦提已经今非昔比了，他变得体格健壮，肌肉发达，颇有一番气势。

赛麦提躺在池塘边的柳荫下小睡了一会儿。来池塘挑水的姑娘们挑着各自的扁担纷纷走远了。她们那细柔的辫子在她们圆润的臀部边来回摆动。赛麦提从她们中搜索他喜欢的那一位，但没有找到。快中午了，他想把地头的灰撒完再回，刚走到灰堆旁，见父亲骑马从远处卷起尘土而来。

“来吧，把锹扔了，再来一把。”派祖拉阿訇勒马未定，便脱口说道。

“爸爸，咱还是不摔了吧。”

“为什么？”

“我不想摔。”

“为什么？老婆也不想娶了？我当年就和父亲比了五次，直到可以战胜他，他才给我娶了媳妇。男孩子的腰板要是不硬，就会被老婆欺负。”

“我也不想娶老婆。”

“过来，你这傻瓜，不娶老婆怎么能行？瞧你那嘴唇上，黑乎乎的唇须已经说明了一切……”

“爸爸，中午了，肚子也饿了。”

“我和你一样，也饿着呢，来吧，听说你从艾塔洪老人那里学了